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絜齋家塾書鈔卷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沈　霽

欽定四庫全書

絜齋家塾書鈔卷四

宋 袁燮 撰

夏書

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别九州者别其疆界也不特洪水既治始分别這九州方水患未平亦必先辨其每州之界分然後方可施功至於水患已平其分域愈更明甚故謂之别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高者為山卑者為

川理盖然也兩山之間固亦有平地者然其中必是有水禹則隨其山之勢而濬其川使益深焉故曰隨山濬川因其土地之所宜制為貢賦之法無者不使有有者不使無故曰任土作貢觀隨字與任字聖人作事豈容有一毫私意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曰隨曰任因其自然而不為私焉豈非行其所無事歟讀禹貢篇須思向也鯀何故不能治水今也禹何故乃能成功洪範曰鯀陻洪水而殛死鯀之

病處只在堙塞彼但知為之隄防以止遏水而不知順水之性只如隨山濬川一句鯀當時定不曉此理殊不知下流不濬水之上流無所奔赴安得不泛濫乎欲讀禹貢可將六經語孟諸子中説禹治水處寫出來看則其規模區畫所以能成功者皆可得而考矣此書雖畧可見然但只記其成功而所以成功之因或不盡見焉今人徒見洪水平治不知他當時是經多少艱難受多少辛苦櫛風沐雨手胼足胝備嘗

天下之艱苦矣觀其過門而不入啟泣而弗子禹之心更無一毫之雜宜其能成功也欲觀大禹所以能治水當識大禹之心且如隨山濬川與夫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道理顯然初無難見者然人心不明則道理雖在目前而不能見禹之此心至精至一無一毫私意小智撓乎其間盖天下之至明者也惟其心至明所以能行所無事縣方命圮族則與行其所無事者不同矣方命者逆命也逆命者逆天理也天理

如此鯀逆而行之用一已之私智違天下之常理禹行其所無事而鯀逆天理而行茲禹所以卒能治水而鯀所以績用弗成也濬川所謂水由地中行也洪水泛濫皆在地面上行至於濬川則水方由地中行也嘗謂洪水之患亦未必皆是災異蓋天地開闢之初固無非是水所以五行一曰水今果木之仁初亦水也凡天下萬物其初無非是水則知天地開闢之始亦滿天下只是水自堯舜以前則未暇治而又未

有能治之人至神禹一出所以方纔治水也

禹貢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則貢賦之法在唐虞時亦必有之矣然獨至禹而以貢名篇者其法至此始大備焉故也書之所載大畧如此葢一件大事至此一代而大備然後成書正如堯時非無巡狩而見之于舜典者亦以至舜而始大備也方洪水未平雖有貢賦而法猶未備洪水既治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貢法於是

乎一定而不易矣此其所以名之曰禹貢

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注家謂敷為分布蓋分布其治水之法也禹之治水未嘗執一律洪水之患亦非一律之所能治故禹分布九州之法如雍州當如何治梁州當如何治有當疏濬者有當隄防者有當因其故者有當鑿而開之者各自不同烏可以執一律只以兩端言之治水之道必當先治其下流蓋下流苟壅塞則上流傾

注無以受之其勢必至汎濫如兾兖之地最下流之處所以禹先于此而施工此以下流爲先者也然水必有發源發源之不治而何暇及其末則又有當先於上流者是固不可以一律而治之也想禹當時必不是每州次序而往如施工于兾州一面自在他州下手故謂之敷敷之一字可見禹之規模妙處隨山刋木者葢洪水横流草木暢茂道路不通不持水不可治而民間亦自大不便禹從而刋除之然後道塗

始無壅塞緜當時治水如此等事皆不曾理會至禹而始刋則知緜之未嘗刋也草木障塞其道路則水如之何而可治天下土地固多有為草木所障塞者只如天台鴈蕩原初路皆不通自真宗欲建玉清昭應宫斬數百年之大木而為之是時斬盡天台鴈蕩之木然後始得而為通衢莫髙山大川者先定其髙山大川表而出之也莫髙山則九州疆界可得而辨矣莫大川則小水支派有所從入矣不定其髙且大

者而屑屑於其小焉豈不倍費力也哉奠高山大川此所謂得其要也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三句是禹治水之規模如此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餘州皆言封疆而此獨言冀州者冀州帝堯所都天子以四海為家王者無外舉天下皆在吾封域之内

而安可自限其疆界哉既載壺口此禹治水第一義梁岐二山本在雍州而與壺口相接三山連而為一片河自積石傾注而下其力甚壯而為三山所隔故水壅而怒横流放肆莫之可遏當時之患惟河為甚禹于是于壺口之西鑿龍門為三山始分河行于中而壺口之水患平矣壺口既治梁山亦治而餘功又及于岐是禹一鑿龍門而旁近之水無不治者非禹見之至明安能如此只做此一着便是天下之水都

治了曰既載壺口言其第一所先理會者此一事也
大抵世間舉事只要識先後着太原謂之修者鯀亦
曽于此有功也壺口既治乃及太原修鯀之功焉鯀
不可謂之不忠僉曰於鯀哉衆人翕然舉其可用則
在當時亦是一箇人才其治水也非不盡心竭力但
見理不明不能順水之道所以終于無功只如此州
之水鯀但知從事于太原而不知龍門未鑿河壅而
怒太原可得而治乎故禹先自壺口壺口梁岐既治

則太原亦治而至于岳陽覃懷二地名也漳水橫流入河故謂之衡漳水患既平則土壤之色始見故曰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錯者賦第一雜出于第二也賦如此高者帝都在焉道里最近凡事取給所以獨重然雖如是亦豈果不均也哉蓋其中自有相補處仍不失其為均平之道只如周禮惟王畿之内凡事最重而亦凡事優恤以其優恤補其重者則與他處等耳田賦之後猶有所謂治水土者此蓋其易

者故序之于後作書之法先後次第視其難易既載壺口此其第一難者故先言之太原岳陽覃懷衡漳此其次者故後言之至于恒衛大陸此又其次者故敘于田賦之後禹貢每州必記入帝都之道天子為四海九州之主受天下之朝貢不容有一州之路不通于王畿也

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兖州之境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是在河濟之間也此州居河之下流其害最甚故禹治之以道九河為首分而為九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亦未必皆是人力所為因其地之卑下處從而道之其間有當開鑿者固亦不免但不皆是人力耳西漢之世所以有河患只緣無此九河盖自齊桓之伯急一時之富

強塞其八而併為一是以至漢大為民患東坡蘇氏引緯書所謂移河為界在齊吕填閼八流以自廣是也當時固未必一一去塞但有填壅處從而因之不為之疏通耳本朝都汴正在黄河之中為害尤甚日夜理會無非是河自既失中原不理會河而河患遂息雖無九河而却有九河之實無他任其衝突而不與之爭故耳觀今日不與水爭而河患遂息則知禹之分為九道固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州之

水惟河為甚九河既道則餘不足治矣水之所蓄聚處謂之澤然澤不專是水其間亦有洲島之類觀楚子田于雲夢雲夢澤也使其皆水則何以田獵於其上耶方洪水未平奔放衝溢雷夏二水何以歸于澤自九河既導雷夏始為澤而灉沮二水亦皆會同於雷夏焉蓋先其大者則其餘皆從也是降丘宅土蓋向也欲避水患故處於高今也水患既平則土可居矣此所以降高而宅土也其土黑色而墳起故曰黑

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先儒以為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故謂之貞此說亦不為無理但禹之治此州特其結果得遲最後於他州耳所謂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然安知定其州為第九況兖州逼近帝都豈有下下之賦則先儒所言亦未能無疑以理觀之所謂正者正與田相當耳田中下賦亦中下焉是以謂之正考其文意當是如此但未敢以此為斷先儒所以必如此說亦不為無據蓋此州居河之下流方九河

未道舉兖州皆巨浸也其賦自然是極低而作十有三載乃同成功之遲最在諸州之後又禹定賦為九等雍州之賦既中下矣兖州若又中下則烏在其為九等乎謂之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豈得為無理然正之一字其意却非謂與州相當蓋他州田賦皆參差不齊此州適相當故曰貞耳若以為兩州無同中下之理則以九州言之雖謂之九等可也兩州適相當禹又安得而違之但先儒恐有源流只用其說亦

可作十有三載乃同同者同於諸州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大畧雖止是八年然一齊都了凡十有三載盖此州河之下流被患最甚治之最難所以十有三載之久而始同於諸州觀此一句可見聖人作事與後世不同其所謂同者盖此州之一水直是皆治直是無一毫為民患凡事盡畢至於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方可謂之同故寧使其成功之遲而不肯苟簡以求速三十年為一世十有三年幾半

世矣以半世而治一州之水豈茍且之所為哉後世
作事皆責辦於歲月之頃茍可以已則遂已焉徒有
其名實無所補禹於兖州之水不謂他州皆畢亦且
告成直待其十分平治實同於他州然後遂已此豈
不足以見聖人之心乎其間難易不等固亦有一二
年而治者亦有七八年而治者惟兖州則直須十有
三年聖人作事與後世信不同矣厥貢漆絲厥篚織
文冀州獨不言貢而他州皆有貢焉葢冀州賦上上

錯其賦高矣賦高而無貢所以相補也織文錦繡非必如今之蜀錦古者商不通難得之貨所謂蜀錦安得入中國乎食夫稻衣夫錦若如蜀錦又豈常衣之物大抵纔織成花者皆謂之錦如綾羅之屬皆錦也禹之制貢無非是欲用之物觀此便當看聖人所以取於民者何如物之輕精者入于篚篚者筐篚也浮于濟漯達于河此兖入于帝都之道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
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青州之境也嵎夷在東方堯典
所謂宅嵎夷者是也古者九州之内皆有戎夷東方
曰夷西方曰戎嵎夷萊夷之在中國者畧不是簡畧
蓋封畧也左傳自有封畧二字不純以中國之道治
之而為之封畛故曰啟以周政疆以戎索索法也以
夷狄之法治之方洪水為患封畧皆不存至此始為

之故曰既畧觀此州之水不過嵎夷既畧濰淄其道與夫萊夷作牧用功若甚省然海濵廣斥一句占田地甚大廣闊也斥開也當洪水泛濫海之濵皆為巨浸其地甚狹今禹治水能使海濵之地益以開廣此豈易事而禹何以能之這箇其中煞有事禹於此煞有工夫學者但見所謂海邊廣斥爾而不知所以廣斥者此豈易言哉是故欲讀禹貢不可只求之禹貢之內須求之禹貢之外可也彼一州之地不勝其闊

其間之水何限書之所記但舉其至大者爾若禹當時之所治豈止於此則觀之者豈可止此哉青州產鹽故以為貢絺細布也海錯凡海之所產雜然不一者岱畎者岱山畎也所謂怪石必不是供耳目之玩好亦只是可用者注家謂之石似玉者既是似玉自然可用蓋其質似玉不與尋常之石相似所以謂之怪石若謂如後世所謂奇怪可喜之石則禹制貢豈使耳目玩好之物至於人主之前而勞遠方之民供

耳目之好又豈聖人之心乎萊夷作牧蓋水患既平萊夷之地可以放牧也謂之萊夷必是多草萊之地故可於此而牧馬牛之屬檿絲中琴瑟之用者萁不言貢兖所貢者不過漆絲織文惟此州既有鹽絺又有絲枲鈆松怪石又有檿絲視諸州獨多蓋無者不使之有寡者不強之多而多者亦不節之使少各隨其土地之所宜此所謂任土作貢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

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
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東至于海北至于岱南及于淮徐州之境也淮沂二
水蒙羽二山此州之水惟淮沂為患故二水旣治則
二山皆可種藝也禹貢記禹之治水有一句一事者
有相因而言者如此四句皆是相因而言不必用力
於蒙羽淮沂乂則蒙羽藝矣不必用力於東原大野

既豬則東原平矣蓋得其要也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亦是省力之意厥貢惟土五色蓋古者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注家所謂與之使立社此從古而然奉天子之命以立社非諸侯之所得私也此州之土五色皆備故以為貢不使諸州各貢其色之土而惟徐州貢土五色此聖人簡便之法蓋諸州皆貢則勞民為甚此州之土既備五色則獨使之貢焉一州之民雖少勞而諸州之民皆不病聖人重

於勞民之意蓋可見矣羽畎夏翟翟雉也羽山之谷有翟其羽可以為旌旄亦可以為樂器亦可以為車之飾故曰右手秉翟而古者亦有翟車嶧陽孤桐蓋挺然孤獨可以中琴瑟之用也泗濵泗水之濵浮磬周禮所謂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今之靈壁石是也蠙珠蚌珠也此州之貢既有五色之土其他又無非禮樂之器蓋天地温厚之氣盛於東南和氣所鍾故其所產如此厥篚玄纖縞謂黑繒白繒皆細密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境也彭蠡澤名今之鄱陽湖是也大凡澤與川不同流者為川豬者為澤地之有坎闕處水流入而積焉是以為澤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

匯澤為彭蠡則彭蠡之水正漢水也此州之水亦以彭蠡為害最甚故獨先焉陽鳥鴻鴈之屬其性畏寒北方陰寒故秋而南來春而北歸以其所慕者陽也故曰陽鳥或者以為山名援鳥鼠同穴為證以為此山始可居其說雖有理然先儒相傳謂之鴻鴈之屬必有所據況禹貢所記鳥獸草木無不具焉則謂之鴻鴈可也三江之說不勝其多薛常州以松江盧江固江為三江東坡之說則又不同以理觀之當是大

江浙江松江斷無可疑者蘇氏謂方水之未平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其說似有理然實不然何以言之蓋震澤今之太湖是也若謂不復有吳越又安得有太湖松江與太湖實相連則知其為松江也明矣若薛氏之意蓋謂廬江固江在松江之側去震澤為近然自錢塘至松江不過百餘里初不為遠且大江正在揚州之界今之通泰古揚州界也正臨大江鎮江江陰亦揚州之域以此知三江乃大江松江浙

江斷無可疑此三江蓋其大者舍而不言而獨有取於盧江固江理必不然三江既入于海則震澤自然底定矣三江之中有一未入震澤亦無由可定故必待三江皆入于海然後震澤始定焉禹之治水大抵先於東南而後及於西北惟冀州帝都所在故獨先焉其實始有事者兗州也蓋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地最為卑下下流不先治則上流傾注下無以受之惟先濬其下然後上流始有所容矣況兗州

河患其害尤甚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可見所以獨先
有事於此禹之能治水只緣其規模先定覩敷土之
言足以見其規模孰為先孰為後孰為緩孰為急規
模先定於胸中故見之施為皆其規模之素定者先
有事於東南而後有事於西北此葢禹之規模也所
以兖青徐揚既治始及於荆豫梁雍焉不特治水如
此凡為天下國家莫不皆然其先者為何事其次者
為何事又其次者為何事其最後者為何事皆先有

一定之畫此所謂規模也規模不立其能有為於天下耶故禹治水所謂能成萬世永賴之功由其有此規模而已此州下下之田甚不美矣葢亦以下流所在故也田既不美故賦亦只下上上錯然在今日其田極高大畧此是禹當時之所定其後水日益深田日益高所以至今日而揚州之田最為上等便是貢賦亦只是當時之所定後來未必不變東萊呂氏曰禹正當水患初平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

為貢賦之定法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其言信美矣然亦恐未必皆如此若使後來人衆地闢所出者旣多從而少增之亦奚不可然禹當時所定大抵皆輕田下下而賦下上上錯葢厥土塗泥則其土宜稻故田雖低而賦自稍勝讀禹貢一篇當看先王所以取於民者無非是有用之物禹當時立法之初直是子細於其中比較斟勘毫釐必計故有所謂上上錯者有所謂下上上錯者有所謂下中三錯者不特一錯

而至於三錯焉可見其立法之精用心之仁夫是之謂任土作貢任土作貢此一句惟唐虞三代為然後世取於民其不任土者多矣厥包橘柚錫貢之意尤足以見聖人之心盖必是有用之物所不可闕者然後使之常貢若是不常用者必待錫命然後始貢焉如橘柚如磬錯如大龜皆必待錫命誠以不常用而使之常貢焉是重困吾赤子也聖人其忍為之乎以此見聖人不曽有一毫妄取於民如厥貢惟土五色

與夫所謂錫貢此處皆足以深見聖人之心禹貢一篇有三事焉賦一也貢一也篚一也其所以取於天下者不過此三等賦亦有二焉田賦一也兵賦一也古者什一之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以其十分之一歸於公上此田賦也兵賦亦在其中如所謂甸出長轂一乘此兵賦也古者因井田而起軍賦孔子謂仲由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則是兵亦謂之賦也名之曰賦者葢自上而斂取於下也賦之外則又

有貢皆因其土地之所産而取焉至於物之輕精者則又承之以箱篚先王取民之大畧不過是三者矣然皆是自下而貢上所以總名之曰禹貢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禹之法蓋貢法也孟子所以分别貢與助善不善者蓋貢助固均為什一之法然貢法但立為定制樂歲粒米狼戾所取者不加多凶年糞其田而不足所取者亦不加少則在凶年民不易輸若是助法豐年加焉凶年減焉有餘不足相

補是以民不告病要之三代聖人之法皆什一而已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禹貢獨三州言草木而餘州皆不言蓋東南之地卑濕自多草木西北之地草木自少故舉其至盛者言之豈餘州皆無草木耶便如所謂厥土白壤之類豈此一州之土純是此一色亦舉其勝者言之耳今數十里之外土色便不同安有一州如此其闊而土止一色耶如厥田中下之類亦是舉其勝者今所謂下下之田其中自有上上者亦未

可知但比較起來大畧是下下爾學者須當自放活

看不可執其所言者遂以為定讀書要知活法盖謂

此也厥篚織貝貝水蟲也以衆卉織而成文若貝然

詩所為貝錦是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

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州之境也江從岷山出漢本是漾水到荆州方為漢水與江水並行流入于海左氏言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項羽還沛公於蜀立為漢王則漾至荆為漢明矣朝宗于海猶春朝夏宗之意前曰灘沮會同此曰朝宗于海曰會同曰朝宗皆寓人事於其間言江漢之入于海猶諸侯之朝覲天子也朝宗二字亦有深意蓋荆楚有谿

山之阻其俗剽輕所謂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
叛諸侯國于其中者易得有不敬順之心故聖人於
此示戒焉若曰水猶能宗海事天子者當如何九江
之說至爲多端今亦難攷但禹至此始分而爲九爾
兗州之九河荆州之九江此禹治水妙處河自龍門
直衝於兗江自岷山直至於荆其勢甚猛其力甚壯
於此當如之何故只得多其流派以殺其勢此非禹
不能見此理天下之水自海之外惟江河爲患最甚

江河既治則其餘不足治矣所謂九河九江雖是水之所衝自成坎閼然亦是人事參乎其間不特此一端大抵禹之治水既因其自然亦參以人事蓋天下之土地高者為陵平者為地其次則水之所居有許多水便有許多地位容之但方洪水為患泛濫皆不歸其故道禹之治水豈能自以私意為之大槩因其自然導之使歸其故爾雖因其自然要亦人事與有力焉所以能復其故還須是人力為之故謂之治水

治者人事參于其間也參以人事亦只是順其自然所謂水由地中行是也殷訓中亦訓正方洪水泛濫水不得其正甚矣故至此而始得其正也九江孔殷則沱潛自然順道水出自漢為潛岷山導江東别為沱沱既江之别流則潛為出於漢也明矣江漢既入于海況自江而出者乎此所以沱潛既道也雲夢二澤名春秋有楚子田于江南之夢與入雲中之言則雲夢之别如此曰雲土夢作乂以土字間於中者猶

厥篚玄纖縞以纖字間於中此作文之法也其實雲夢之土皆可作乂說者謂雲低但見其土夢高故可作乂雖若有理然未必然尚書古本是雲夢土作乂本朝得石經作雲土夢作乂故改正之爾揚荆之土皆塗泥而荆州之田髙一等賦又第三葢揚州地卑而荆州則稍髙矣其後水日益深地日益髙田益加美然在當時賦亦已甚髙厥土惟塗泥則宜其賦之髙也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美竹楛中矢幹

說者以謂此非常用之物不使之常貢但只條列其名而貢之欲用則從而取之爾此說雖若可信然亦未必然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武備者國之所不可一日闕也使其果中矢幹聖人宜愈以為急而豈反以為緩耶孔氏謂其名天下稱善只從此說意義却深天下之物固有處處有之而獨一處其名著者此必視他處又加美矣故聖人因其名之著者取之菌簵楛三物雖荆州所出然獨其中三邦名著於天下此

所以惟三邦貢焉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豫州之境也導菏澤被孟豬菏澤孟豬二澤也菏澤之水不能盡容而孟豬之澤尚有可容之地故導菏澤之餘波而覆被于孟豬焉此禹治水妙處不謂二水之不可相雜而分其餘於

他焉可見其達權知變如此禹所以能治水正緣其不執一變化而無窮今人但知禹行其所無事爾不知所謂行其所無事豈任其自然之謂乎其間固亦有人力為之者特同歸於行其所無事爾蓋靜觀義理之當然循理而行未嘗容一毫之私此便是行其所無事江河之分而為九菏之被于孟豬以至于龍門之鑿皆行其所無事也何則理所當分理所當被理所當鑿順行此理而不為私焉非無事而何故夫

舜之無為而治禹之行其所無事非曰無所設施一委諸自然也循此理之正未嘗作為焉未嘗生事焉是所謂無為而治所謂行其無事云爾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壤則其土美矣而下土又墳壚焉墳起也壚疏也土疏則宜種植此所以田旣中上而賦又益高也孔子序書將任土二字斷禹之制蓋此二字惟禹足以當之厥篚纖纊纊綿也有蠶桑則有綿處處皆有而所貢者獨豫之一州厥篚纖貝亦何處無之

而所貢者獨揚之一州大畧每州所貢之物皆是處處有者然只使一州貢之而餘州皆不貢焉蓋必是其土地之所産富盛不可勝用然後使之貢焉苟非其土地之所出或雖其所出而得之也艱便不使之貢夫是之謂任土豈有一毫强民之意哉若如後世不論土地之宜與否處處盡要許多物是處要綿是處要絹是處要金何嘗問此州有耶無耶嗚呼生於三代之前者何其幸生於三代之後者何其不幸耶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梁州之境也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岷嶓二山蓋江漢之發源也既藝者可以種藝也他州皆先川澤而此州獨先二山正以水之發源在此治水當先其源猶治病

當先其根本也言岷嶓既藝則江漢之治暗在其中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江漢既治況從江漢而出者乎宜乎沱潛之皆順其道也蔡蒙二山也旅者祭山之名旅平者言水患既平而旅其平也夫九州皆有山今惟岷嶓皆藝而蔡蒙荆岐言旅他州皆不言何哉曰此禹作貢之法也水患既平九州之山皆可種植皆可旅祭但餘州地形低處未是十分可藝惟蒙羽岷嶓信可以藝矣此所以二山獨言藝至於

蔡蒙荊岐地形最高之處比餘州又分外治所以二山獨言旅自蒙羽岷嶓之外未可以言藝自蔡蒙荊岐之外未可以言旅皆有淺深作書之法如此其實九州之山無有不旅者和夷厎績言和夷之地皆可以耕作皆可以種藝是以謂之厎績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梁州通帝都之道自西傾山因桓水而來浮于潛潛不通渭故自潛舍舟陸行至沔自沔入渭凡舍舟而陸行皆曰逾逾于洛

是也橫流而濟曰亂大畧禹之治水旣因其自然又
參以人事且天下之水豈能皆通行而無礙其間必
有隔斷者四旁可迂迴而行因導之于四旁若迂迴
而不可行而其隔絶不遠者亦只得鑿而通之揆之
以理當是如此此所謂人事也但其隔絶太遠者始
不强通爾所以有舍舟陸行之處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旣西涇屬渭汭漆沮旣從灃水
攸同荆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

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
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
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西距黒水東據河雍州之境也禹之治水皆先其大
以及其小此州之弱水本非極大而獨先焉者不能
載物為害不小法當先此也養身者必務去疾病為
國者必務去小人旣為民害治之豈可少緩耶水本
東流今不順其性決之使西蓋不使之在中國也合

黎流沙則人迹少到若只順水之性任其東注豈能除天下之害乎觀既西二字想禹當時必作一道理逆其流而決之此便是行其所無事蓋理之所當然也涇渭二水最大涇濁渭清並流而不相雜屬逮也汭水之北也涇水入于渭水涇渭既治則漆沮既從者從于渭也灃水攸同者同于渭也禹之治水大畧皆先其大而小者自從所謂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是也雍州之水涇渭為大先弱水者所以先

除其害也荆岐言既旅則終南惇物鳥鼠皆可旅矣原隰言底績則豬野亦底績矣舉其上則下者從可知也三危既宅皆可居也舜竄三苗于三危洪水既治聖人與之區處使皆有次序而不亂故曰三苗丕叙厥田惟上上田甚高矣而厥賦止于中下何哉蓋此州地形最高而又厥土黄壤得土之正色所以田高于賦然亦以其地形之高不宜種植所以賦低于田大抵東南之地賦多勝其田西北之地田雖高而

賦不逮所以揚州之田下下而賦下上上錯荆州之田下中而賦上下蓋厥土塗泥則其土宜稻賦亦自然是高至雍州田如此之高賦亦如此之低蓋北方土重水迅性不宜稻則其所出自然是薄至今北邊物土所宜不如東南所以謂天下大計仰于東南又以為財賦之淵令東南可以立國正以其財貨之所出也崐崘析支渠搜三國皆貢織皮西戎即敘即三苗丕敘之意也古者有九州之戎皆險阻所在其地

不可井其民不可為比閭族黨便以戎索治之却非如後世異國方謂之戎狄也今讀禹貢觀嵎夷既畧西戎即叙之言則知非特通民治雖戎夷亦無不治焉觀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與夫陽鳥攸居之言則知非特人民治雖草木鳥獸亦無不被其澤焉此所以為莫大之功也禹貢九州所記大畧是互相發明九州皆有草木而獨三州言之九州皆可刋旅而獨兩州言之如此之類皆舉其一以見其餘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是記禹貢之導山逾于河有二説無垢張氏謂山勢之逾東萊吕氏謂導山則導水亦在其中先此見禹之識通變處夫不以大者為先而先其為民害者

此其達權知變不拘于一豈可以淺智窺之哉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此是記禹之導川天下之水自海之外孰有大於江河者乎導川當以江河為首然而先弱水與黑水者弱水不能載物黑水善於污物為害不小故先之也黑水之害尤大是以又導黑水以入于海也其間有當開鑿處人力亦參乎其間然大畧是因地勢須知

其是因地勢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者可識矣大凡水性不可與之爭後世治水者但知為之隄防而不知隄防一決則必泛濫漢時河決瓠子泛郡十六此隄防之害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案袁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
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
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
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
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
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
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漢水即漾水也既曰漾又曰漢又為滄浪東匯澤又

為彭蠡本只是一道水因其所至之處而為之名爾如沇水又為濟又為滎亦是如此導淮自桐柏淮水發源於桐柏山故也導渭自鳥鼠同穴亦渭水發源於二山故也學者讀書不可無所疑所謂疑者非只一二句上疑也要當疑其大處如觀禹貢叙九州既畢矣何故叙導山於其後既叙導山矣何故又序導水於其後若幾於贅者能如此疑所疑大矣如此讀書方始開闊大抵禹貢有三九州既當逐州理會導

川又當總去理會既理會導川又當理會導山只逐州理會而不總理會導川不可也只理會導川而不逐州理會亦不可也既逐州理會又總理會導川而不導山亦不得孔子敘書取其隨山二字其意甚深使髙山不定不識天下之大勢何以能治水何以成萬世永賴之功鯀非不用力於治水然績用弗成者只縁這般處不曉故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此是說成功之後曰九州攸同同歸於治也兖州作十有三載乃同至十三年九州皆治矣故謂之攸同四隩既宅地之深處謂之隩言雖深處水患既平皆可以居也前面亦間有言宅者如三危既宅之類至此則不惟高處可宅四方之内深隩之處皆可宅矣九山刋旅言刋除草木設置壇埸以旅祭也前面亦間有言旅者如蔡蒙旅平荆岐既旅之類至是則不惟此二州之山可旅九州之山皆刋旅矣疏通其水

之所自出謂之滌源水各自有發源處凡導川之所
自所謂嶓冢導漾岷山導江皆其大者爾天下之水
何止此數件故每一導水各有源如冀州覃懷衡漳
二水自有發源處謂之九川滌源則不惟其大者疏
通九州之川其源無有不滌者水之陂障謂之陂彭
蠡既豬大野既豬如此之類皆澤也然未必九州皆
然至於九澤既陂則九州之澤無有不為陂者此蓋
記其成功之後天下之水皆歸於治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

方洪水為患道塗壅而不通往來亦甚不便至此水既治矣是以四方諸侯皆會同於京師水火金木土穀亦皆不修水既治則六府甚修也庶土交正者以九州之土交相比並而定其高下之等厎慎財賦言其謹也說財賦而下一慎字盖形容聖人取民其不敢忽如此彼其斟酌損益秤量比較更無毫釐之差

故曰厎慎厎慎二字其中有無窮之義作書者不可
得而詳故但下此二字使後人自思而得之後世為
天下者惟欲財賦沛然國用充足惟恐其取於民者
不厚也而何嘗致謹觀厎慎二字見得先王所以取
於民者與後世大不同欲識聖人之心於此處觀之
極可見惟其厎慎所以能任土也三壤上中下三等
則其三壤以成賦於中國焉古者賦只及中國揚子
曰五政所加七賦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明王慎

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四夷之國所謂貢獻方物固亦有之但貢非常賦賦則每歲之定數也錫土姓者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古之有姓者甚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惟有德者然後錫之以土因其所出而賜之姓焉使之夐然自別於衆此亦古人旌別之法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祗台德先敬已德以先之也不距朕行天下無有違

我之行者也禹之治水豈一手一足之力亦是衆人相輔助而成人之所以協力輔助無有違我之行者由我敬已德以先之也祇台德先此一句是禹貢一篇之根本其所以能成功者皆根本於德自古聖人立大功業於天下未有不本於德者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本於心術之精微見於躬行踐履如此而後立天下之大功皆本原之所發也後世人主縱有些小功業者皆不自本原上發出唐太宗一時治績赫然

非無功也然未必皆出於德齊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非不美然孔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之何哉正以其自外為之而非由根本以生也禹貢一篇止是許多事迹至其根本却在此一句且禹當時治水必賴衆人補助之力苟惟德之不修已之未治則何以使人只如底慎財賦非有德者何以能之故禹所以能治水所以能定賦所以能使衆人盡心竭力皆根源於是德何謂德禮記有之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

有德又曰德也者得於身者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德字便是得字且仁義禮智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所謂有德若喪而不存猶無德也我未曾得於身也有德之人則其此心至明無有一毫之私且禹治水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未嘗執一律無德何以能之惟其盛德充塞心地清明是以變化無方當鑿則鑿當導則導當先則先當後則後順天理之自然行其所無事而無一毫私意加乎其間非有

本者能如是乎嗚呼學者但見禹貢所記不過其事迹爾孰知夫大本大原乃在於此有此一句所以有禹貢一篇故曰此一句乃禹貢一篇之根本也讀二帝三王之書莫不皆然臯陶謨一篇所言者知人安民二事然兢兢業業則知人安民之本也未有捨其本而能成其事者禹貢一篇禹所自作故稱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曰台曰朕皆自謂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為天子治田謂之甸曰賦者蓋此即常賦也甸服之賦輸於中都其他則各就侯國而納焉盖百里地近禾稾皆入故謂之納總二百里則輸其禾穗故謂之納銍銍者刈禾之器言銍則見其禾穗皆納也秸者稾也有榖曰粟無榖曰米皆較其遠近而為之制也雖然三百里為近四百里五百里為遠近者納粟米遠者納稾秸正其宜也今而易之毋乃倒置乎曰此

所以為聖人之稱物平施也盖粟米雖貴而般運省力藁秸雖賤而般運甚勞既是般運甚勞則安可責之在遠者故先王於此權其輕重而使三百里納秸服雖若倒置乃所以為均平此亦聖人通變處若不知通變謂粟米則近者當納藁秸則遠者當輸豈不大病吾民乎先王底慎財賦其所以秤量較筭皆能深體他人之心只觀此處先王處事纖悉委曲如此秸注家謂以供飼國馬雖所用不一然大槩主養馬

觀此則知先王供給中都凡天子之所自養百官有司之廩禄皆不出五百里之内無後世漕運之勞矣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爵也不言公與子言侯服焉蓋古者上公極少除二王之後為上公其他皆侯也成周之時所謂公者曰宋公虢公不過數人爾自侯以下皆總謂之侯言侯而便及男邦舉其上下以包其中也百里采采者采地不封建諸侯而使主者

治之納其貢賦焉所謂都鄙從其主是也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此兩百字各自不同自百里而為采又百里而為男邦其外三百里則皆諸侯也采地雖不封建諸侯然亦各自有主各有疆界男邦小國故在二百里內使近於天子焉蓋使之在遠明君在上固無足慮苟當世衰道微之際則必無以立國所以先王處之近地其餘諸侯却在外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合而言之為五百里文教出於朝廷揆度而施行之蓋先後緩急各有其宜不可不揆度也綏服去王畿漸遠武備不可不修故奮武而衛中國焉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其名耳難以理通也觀此一段五百里為甸服又五百里為侯服五百里為綏服

蓋千五百里也自千五百里之外便為要荒不純以中國之道治之謂之要荒可見要者要去聲也荒者畧也以此知先王所治不出千五百里之内自千五百里以外先王之所不治非不治也詳於治内乃所以治之也天下豈有腹心之安而手足之不安者乎先王之治只在腹心上理會不從事於四支百體何則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雖是聖人其才力固自有限吾惟詳於治内内治修舉則遠人方且尊敬

不暇何敢萌猾夏之心此非所以治之乎苟惟求詳於外則必闊畧於内紀綱不振政事不舉賢人不用人民不安遠人必有玩侮之心而豈所以治之哉是以先王非故為遠近之别也葢度其勢不能泛及則惟用其精神於内立為標凖使之有所法則觀感而化焉不務德而勤遠畧非先王之治也漢武帝伐匈奴唐太宗伐高麗皆罷中國以事遠夷中國内敝而遠夷終不可服由此觀之則先王所治不出千五百

里之内其慮遠矣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東西皆指其所言而南北獨無所指者葢天下地勢東西狹而南北長故朔南不可得而指其所也謂之朔南暨聲教則東漸于海聲教所漸也西被于流沙聲教所被也總而言之於下也朔南雖無定所然大畧到四海矣故曰訖于四海觀此則知先王所治雖

甚近然其聲教所暨則甚遠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聲教何徃而不被但不如中國治之加詳爾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治水之功既成故以其功告成于帝焉此書告厥成功之書也故知禹之所自作其間固非一一是禹言語然大畧則禹所作也尚書徃徃皆是如此且如伊尹作太甲三篇其間所謂王惟庸罔念聞王未克變豈亦伊尹之言而大畧則伊尹所作也武王誓

師之書其間固有史辭而大畧則武王所作也禹貢亦然玄黑色盖禹告成治水之功水屬北方其色又黑所以用玄圭錫如師錫帝之錫自上錫下自下錫上皆通用也學者讀禹貢一篇觀所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又觀所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須當思後世之人欲為毫髮之事猶且不能而禹乃成如此大功與天地並其久在當時廣

大若此而萬世永賴又且至於無窮他人何以不能而禹何以獨能惟其若此所以為聖人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天子有征而無戰啟君也有扈臣也君臣至於相戰德之衰也舜命禹征苗曰征而已未聞苗敢與天子抗也今而至於戰是有扈敢與啟抗前此未之有也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說者謂六卿非王朝之六卿大夫若謂王朝六卿則
冢宰而下不應屬大司馬矣此盖不深知周禮而妄
為之說所謂六卿即王朝之六卿也平居無事冢宰
固尊司馬固卑至於行軍用師則權在司馬故雖冢
宰亦屬焉周禮六卿皆然宗伯掌禮凡屬禮之事皆
宗伯主之司徒掌教凡屬教之事皆司徒主之司馬
掌兵則用兵之時雖冢宰固亦惟司馬之命是聽也
只觀大宗伯凡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知朝覲會同以

宗伯為上相則知用兵以司馬為主凡自冢宰以下皆屬焉夫復何疑且王朝之六卿即六鄉之大夫也周禮注謂六卿內與六官之事外兼六鄉之教此語極當無事則六卿分主六鄉有急則調發六鄉之民以為兵而六卿為軍將故曰軍將皆命卿以此觀之所謂六卿者即王朝之六卿明矣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六事之人即六卿也今觀此誓師之言當合前後諸誓觀之又當看所以數有扈之罪者不出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兩句葢此兩句雖若甚微而其所關甚大天下萬事何者能外得五行堯典一篇諄諄乎羲和之命臯陶陳謨拳拳乎撫于五辰之言洪範九疇而五行獨居其首唐虞三代之際於天時甚謹凡所施為無一事不順天時苟能順之是之謂撫逆而行之是之謂侮以一歲言之如春屬木夏屬火當春則有

春時所當為之事當夏則有夏時所當為之事皆不可紊亂此特其大綱耳觀月令一篇如孟春行夏令孟夏行秋令變異隨見此豈可侮之古之極治之時陰陽和風雨時五穀暢茂庶草蕃廡凡盈天地之間無有一毫悖戾之氣者撫于五辰之所致也五行之不順天下事何往而不失其序乎三者天下之正理也上順天下順地中得人三者不可棄其一上不順乎天道則風雨或時或不時陰陽之或和或不和皆

莫之顧矣下不順乎地道則地利有興有不興皆莫之顧矣中焉人道之不修則風俗之美惡民生之安危境内之治亂一切漠焉不關於其心是所謂怠棄三正也有扈之罪不過只是威與怠二字狠厲威嚴不以五行為事所謂威侮眈於怠荒不以三正為事是謂怠棄作威以侮五行怠惰以棄三正觀此二字則有扈氏之為人可知矣既如此剛愎狠厲又如此苟安怠惰有此二罪刑戮安得而不加此天所以勦

絶其命也記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大抵有德之人天雖欲不命不可得無德之人天雖欲命之亦不可得所謂因其材而篤焉咸其所自取爾讀天用勦絶其命之言則知天命之絶非天之私意也彼自絶之也讀恭行天罰之言則知今日興師亦非吾之私意也天絶之也觀此可以識二帝三王用軍行師之大端矣如二帝三王之用師方是天討後世興兵皆是利其土地利其人

民何嘗一一是有罪非所謂天討也必使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此其為天討矣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車戰御者居中執弓矢者居左主射勇力之士居右主刺擊遠則用射短兵接則刺擊用兵之事不出此二者然居中而御者須是能調停六馬不徐不

疾得其正乃可當馳則馳當驅則驅當緩則緩當急則急皆不失其正若是為之詭遇雖幸而勝亦非正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是之謂正所謂正者亦非一端大槩不失其義理之所當然者此正也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而行用命賞于祖示非吾私賞之也弗用命戮于社示非吾私戮之也必載遷廟之主者葢遷廟已祧之廟也若是未祧之廟亦難移動遷廟雖已祧載之而行亦所以奉祖宗之命

也觀此因知古之祧廟不與漢儒所論者同漢儒如匡衡韋元成輩所論祧廟皆一切掃除豈理也哉古之祧廟與師之時載之而行而於祫禘祧亦與焉何嘗便一切掃除之只是疏爾社土神也不言土神而言社刑屬陰也戮及其妻子謂之孥說者謂戮及妻子非三代誓師之言葢戮之以為孥爾不知治國行師固自不同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治國之法也予則孥戮汝此行師之法也獨不見司馬法所言乎國

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入國則民德亂軍容國容判然不類帝王存心悉從寬厚至於行軍用師則凜凜甚嚴人肯致死亦理之所當然也

五子之歌 案袁氏此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胤征 案袁氏此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絜齋家塾書鈔卷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貢生臣張大同

絜齋家塾書鈔卷五

宋 袁燮 撰

商書

湯誓

絜袁氏湯誓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仲虺之誥

絜袁氏仲虺之誥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湯既黜夏命復歸扵亳作湯誥

謂之黜夏命則既革夏命而為商矣湯于此遂踐天子位可也而且復歸于亳何哉此可見三代之得天

下與後世不同其所以得天下益天下環向而歸之吾無一毫利心焉使吾退歸于亳而人心皆歸吾不得已而踐其位不然雖終處于亳吾又何求焉後世所謂受禪者皆是誅其君而便居其宮恐恐然惟懼天下之不已有也只復歸於亳四字便見是三代得天下處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

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之義與中同皆只是人心天下之至中者人心也是中也天得之而為天人得之而為人初非是兩箇謂之降衷則是在天者降而在民下民之衷即上帝之衷也以此觀之人之性如何不是善天道降而在人初不曾分孟子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謂人之性善只緣見得這箇道理分明成湯誕告之首

發爲此言所以使萬方有衆咸知良心善性吾所固有咸知吾心之衷與上帝一般其警人也切矣然民雖有此衷而所以順其常性使之安厥道者則有賴於君若有常性其中煞有事此心荒怠則不能順賢知隱伏則不能順朝廷無善政良法美意不達於天下皆莫能順其常性要須盡此數者而後能司牧斯民使不失其性人主之職業於是無虧焉堯舜三代治天下皆所以順天下之常性也後世人主知其職

業者甚寡不知尊居九重之上倘享四海九州之奉極天下之富貴者果為何事哉無非欲以保養天下之性而已矣故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是乃人主之職業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人主職事舍此無有大禹者成湯誕告萬方之言首及於此正以人主别無職事也學者讀此數句當知人主職業在此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案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天命弗僭差顯然如草木焉草木之栽者天從而培之其傾者天從而覆之人事為本天命特因人事如

何爾獨以草木言者其理顯然可見故謂之賁賁者
昭然分明之謂也既以草木形容天命又以兆民形
容草木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主無職事能安民者
是乃人主之職事也人主能封殖兆民猶草木之栽
者也天命亦予之不能封殖兆民猶草木之傾者也
天命雖欲予之而不可得桀不能封殖兆民所以天
覆亡之湯能封殖兆民所以天眷佑之天民之理貫
通知民則知天矣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觀俾之

一字則知成湯能封殖兆民是以天使之輯寧爾邦家也

玆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今日之舉雖因乎天命人心然亦未知獲戾乎上下乎否乎方且慄慄危懼何敢自以為是此可以觀聖人之心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謂之凡我造邦則非獨自謂也天下諸侯昔夏而今

商則造邦自此始矣邦家新造其可從匪彝而即慆淫乎匪彝者不常也慆淫者淫荒淫虐之類是也其道可以萬世常行者謂之典所謂各守爾典不必外求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即所謂典也且如匪彝是不常既是不常可謂之典乎荒淫肆虐可謂之典乎若能不從匪彝不即慆淫所謂萬世常行之道又豈外是何者不善者去則善者自存既無過失則所謂天然好者固無恙也故人欲為善不必外求無許多不

好處有這許多好處即是善無偏無黨無黨無偏即王道蕩蕩平平也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即所謂典也外此尚何求所謂典者哉能各守爾典便能承天休欲知此理分明但以此心體之方其有常之時此心為如何方其不常之時此心又如何有常之時則其心安其體泰仰無愧俯無怍所謂坦蕩蕩者是也天休有加於此者乎不常之時其心則不安其體則不泰仰有愧於天俯有怍於人所謂長戚戚者是也天

休安在哉却不但是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得其壽方謂之天休天休固不外此但亦先盡此心之休天方能與之休也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即此理爾無從匪彝無即慆淫這便是典各守爾典這便是天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論語堯曰一篇將堯舜禹湯文武至精至要處敘在前面數語此是二帝三王精微藴奥敘之于堯曰篇以為論語之終其記堯舜禹不過執中一語成湯則取其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數句武王亦取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之言此盖是二帝三王心地事今試涵詠諷誦因其遺言以求聖人之心他人有罪則以為我實致之所以責人之輕如此予一人有罪則不敢以咎人所以自責之重如此

其心為何如哉天下事未有不在我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萬方有罪皆上無以感化之故而豈可不自責乎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不敢自赦此告諸侯也下言萬方則合天下而告之其意則一爾惟簡在上帝之心聽天心之所擇也吾之所言皆理之不可易者汝能時忱則於此有終夫成湯方革夏為

商天下諸侯皆於此新造邦天下民庶皆於此更始苟能信成湯之言豈惟今日有始而已於是乎可以有終也讀此一篇書須當合仲虺之誥看方成湯之有慙德也深悔前日之舉以為非是豈敢出來承當仲虺深知此心之不可一日有所以歸至大坰中塗作書稱賛成湯盛德以為此乃天命人心之所在非吾一人之私意也於是成湯之慙方始釋然方敢出來承當此事方敢自以前日之舉為當然故作書誕

告萬方歷言夏桀之無道以為天命弗僭差我能封殖兆民所以上天俾我一人輯寧爾邦家今日之心非前日有慙德之心矣若非仲虺能解釋其慙疑湯方自悔其不當為而豈敢明告天下以吾之所當為乎然仲虺當時作書雖所以解其慙而亦不忘於告戒曰志自滿九族乃離曰謂人莫已若者亡曰自用則小直是警之以危亡之言謂吾君若以為人莫己若則宗廟社稷必至絕滅其嚴厲切直如此所以成

湯誥告萬方雖出來承當此事而方且以為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心如此是自滿乎是謂人莫已若者乎是自用乎此可以識聖人心術之精微矣若誥告萬方之後而泰然自足自以為是便是滿假更非聖人之心玩味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之言想像成湯之心為何如哉仲虺稱賛成湯盛德之後戒其自用自滿成湯誥告萬方之後有慄慄危懼之言二書本末實相表裏

讀此二書既可以見古王佐格心之業又可以見古
哲王存心之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嫡孫也太丁未立而死仲壬外
丙其年尚幼故二人不立而立太甲所謂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特歲數爾二人寔未嘗立也天下正統當
傳于嫡按檀弓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
子子曰否立孫蓋子死而傳之嫡孫此正統也河南

邵氏敘歷代紀年無所謂外丙仲壬者以其非嫡故不立而二年四年特歲數耳

伊訓紫袁氏伊訓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其初亦非不明曰既立不明則其初固自明也要之人之本心何嘗不明有以昏之耳太甲之初未履崇高富貴之位未有物以昏蔽其心其本然之明

固自若也及既為天子一旦享崇高富貴之極與前日大不同矣斯其所以不明也伊尹使太甲居于桐宫本非是放葢其意以為居于深宫之中日與婦人女子相處凡所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者要非一端而止雖欲悔過亦不可得遷之桐宫遠紛華靡麗之習而密邇先王其訓庶乎惡念消釋而善心易生伊尹之意葢深矣然桐宫在國都之外臣子而擯君于遠不可以為訓故聖人筆之曰放所以著伊尹

之過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阿訓倚衡訓平尊伊尹之稱也自成湯以來尊敬伊尹故稱為阿衡蓋言我之所倚也不專以臣下待之

武王得太公亦謂之尚父分明待之如父母也曰阿衡曰尚父皆是三代時事在後世則不聞矣雖或有之亦未必出於中心之誠然諟是也顧諟者常常顧省也着精彩勤省察如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如所謂顧乃德人主于天命須當常常顧省稍有失德天命去之是豈可頃刻不顧省乎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苟不自修德天雖欲與之休命亦不可得此其所以貴於顧諟也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奉祭祀也人主之

職莫大於奉祀能奉祭祀便是有道之君何者當其奉祭祀之時此心祗肅無一毫邪念無一毫馳散豈非是有道之君乎書稱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成王亦言予冲子夙夜毖祀而召公之誥亦謂毖祀于上下蓋此是人君第一件事敬承祭祀乃所以存吾心讀此一句須當知君道之最大者此也成湯之心又不但正當奉祀時為然祭祀特其間一事爾成湯之心蓋常如在上下神祇社稷宗廟之左右

常見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在吾目前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所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夫何敢有一毫不敬之心乎這箇罔不祗肅便是顧諟天命處罔不者無所處而不敬也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我常在成湯之左右輔翼賛襄所以能宅天下之衆肆者遂也伊尹説嗣王丕承基緒一句最是警太甲深切處蓋言今日坐享此治安無事之天下不可不念其所從來也惟成湯顧諟天命如此罔

不祗肅如此我克左右厥辟宅師如此我與成湯艱難辛苦以基王業是以王遂得丕承基緒王可不念其所從來乎成王告康叔所謂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即此意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

周如孟子所謂周于德者純全無虧之謂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做得九分一分未盡非所謂周也惟周

則能有終如太甲其初有明德既立而不明可以謂之周乎為善不周是有始而無終也可以謂之終乎君有終則臣有終君罔終則臣亦罔終天下惟君與相爾然為人臣者未嘗不視其君主信則臣忠元首明則股肱良端本澄源盖在上也夫忠臣事君固不以君罔終而遂不克終然人君苟有失德則人臣亦不能以自全盖君臣之義自不終爾如太甲不明使伊尹有放君之過所以有罔終之慮也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言此是警太甲最深切處謂王今為君矣不與前日相似前日處於宮中不過是一王者之子孫爾今為天下君此豈小事唐太宗謂朕昔為秦王為一府之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之主既為四海之主如何與在下時同此是伊尹告太甲以君道周公告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又曰孺子王矣皆所以深警之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暗也爽明也昧爽者天將明而未明之時也當昧爽之時此心洞然大明見得成湯之心夙夜清明如此所謂平旦之氣所謂存其夜氣坐以待旦欲出而治天下也蓋念念天下雖寢寐亦不忘也伊尹言昧爽二字極有深意若使沉湎于酒親近女色當昧爽之時方且昏蔽何能丕顯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料度昧爽之時必不能丕顯成湯所以如此亦不是自然

而然這箇大段有工夫只觀不邇聲色豈有一毫物欲得以昏蔽其心乎這便是成湯朝夕工夫處旁求者無所往而不求也觀旁求二字想見成湯之朝允布列在位無非俊乂之才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儉德兩字是伊尹說太甲病處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其不儉甚矣故伊尹使之收斂慎乃儉德思古明王

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人主所以自奉養者
豈可不節儉人主又不與常人同彼其享四海九州
之奉意之所欲無不可者往往易得適情縱意苟不
自為檢束嚴其防閑則恣其心之所欲何所不至大
抵創業之君躬履艱難所以能恭儉守成之主坐享
治安往往易得侈靡伊尹告太甲以儉德既切中太
甲之病矣又於上加一慎字蓋使之常懷臨深履薄
之念保護此儉德也惟懷永圖言其所圖謀處當為

深長計不可只理會區區目前大抵人多只是理會目前不曾為悠久之計慮且如人主享崇高富貴之極適情縱欲何所不可欲聲色則聲色在前欲貨利則貨利便有所以欲無不遂求無不得其一時間亦可以為樂矣然不思後日之事吾之心術因此而蠱惑朝廷綱紀由此而廢壞天下將日趨於亂亡此豈所以為永圖也哉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只縁求目前之快活不曾思量後來自古淫荒之君皆只是求快

活於目前且如唐明皇使其思後日有覆亡之禍則何至此極哉今觀伊尹告太甲不可輕看他如良醫察脉灼見其病源一句是一服藥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此兩句猶更親切省之一字其義甚深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只緣念慮之起不曾省察觀欲敗度縱敗禮兩句想見如近女色好遊畋私喜怒妄賞賜親用便僻側媚之人似此類皆有之使其念慮之萌從而省察女色果可近乎賞賜果可妄乎便僻側

媚果可親用乎是數者果合於法度乎合於法度則可為既不合於法度却豈可冒而為之虞人張機省括于度而釋則可以必中不然百發而百敗矣止者人頓放此身之處也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緜蠻黄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人莫不有所止這箇所止不可不欽欽則得其所止矣太甲置其身於欲縱之中欲

與縱豈所止之處乎此無他不欽故也人之所止豈
可不審在止於至善善則其所止也仁人之安宅義
人之正路仁與義則其所止也太甲欲欽厥止亦不
必他求率乃祖攸行足矣乃祖昧爽丕顯今吾乃如
此昏迷乃祖不邇聲色今吾乃以欲而敗度豈所謂
率乃祖之攸行乎能率循成湯之所行則得其所止
者矣王若能欽厥止率乃祖之攸行則我之心庶乎
懌懌之一字見得伊尹憂國愛君之心深切如此彼

見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湯之典刑已自顛覆商家基緒蓋岌岌然其心之憂頃刻不能以自安惟得太甲悔過遷善伊尹之心始懌觀此一句便見得伊尹之心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此伊尹之心也萬世有辭者其聲聞之遠直至萬世之下稱賛無窮也古人事業不但只了目前直是要到萬世之下莫不稱賛周公告成王曰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康王命畢公亦曰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

有無窮之聞聲聞至于萬世這方纔是且如伊尹當時輔導太甲功烈巍巍如此故其至今日皆稱頌之若使有些少建立一時之稱譽亦有之矣何以能久讀惟朕以懌一句見得古人憂國愛君之忠如此讀萬世有辭一句又見得古人所期遠大如此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宫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宫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又不與王惟庸罔念聞同王惟庸罔念聞是漠然若無所聞也王未克變則亦省矣彼聞伊尹之訓自反諸心先王昧爽丕顯而我乃如此昏荒先王旁求俊彥而我乃親近小人儉德所當謹也而我乃適情縱意法度不可失也而我乃以欲敗度言中其病安得不省但天理不足以勝其私慾兩者交戰欲為善乎則人欲熾盛不能盡克欲為不善乎則聞伊尹之訓如此知善之不可不為既不肯為不善又未能決意為善此

所謂王未克變正交戰之時也伊尹謂事至此亦别無所處只得處于岑寂孤靜之地使之遠去耳目之紛華所謂無俾世迷蓋塵世中最能迷惑得人令人自有生來爲塵世所汩直斲喪至今日伊尹見得太甲爲世所迷所以遷于桐宫使之與世俗相遠故王徂桐宫居憂卻能克終允德向也王未克變至遷于桐宫於是乎變矣孟子形容得好曰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怨者怨此身也艾者常如灼艾也其所以

怨艾又不因他人皆是自如此處仁遷義則得其所止矣只看居處二字他之居憂直是居憂古人居憂不與後世同古人居憂直是不易所以孟子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今天子之禮雖不可得而見以儀禮士喪禮推之豈易事也哉謂之王徂桐宮居憂則是真實盡得居喪之禮也允德二字未易輕看允者實也朴實頭是有所得也所謂惟天下至誠是也太甲當時雖敗度敗禮然外面亦

自緣飾者非允德也今馬悔過遷善方纔真實是有德故謂之允德自古人主有允德者極少雖曰爲善而或出於好名或出于矯偽皆不可謂之允德習與性成人之所習最不可不謹蓋習之既熟却與性一般此豈不利害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非性也習也人性本善欲與縱豈人之性也哉但太甲習得熟了欲變而不能則與性無異何謂性不可磨滅者是也窮天地亘古今此性只如此何嘗磨滅着是性到得

為惡既深亦磨滅不得則與性同此所謂習與性成者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隠之心不待思量計較是心倏然而起這箇是性至於見淫聲美色此心便喜為人所犯此心便怒亦不待思量計較而發可以謂之性乎此所謂習與性成者也由此觀之人之所習豈可不謹後世霍光廢昌邑王欲比伊尹不知此豈可同日語哉伊尹輔導太甲能使克終允德霍光則便從而廢之豈可與伊尹並光所以猶

可恕者其本心忠義也若論君臣之大義君豈可廢也哉三代王佐幹甚麼事太甲壞得狼狽如此後來終始為商家之賢君此豈易及也後世莫說霍光且如諸葛孔明非不賢也輔相蜀主只能終其身孔明一死劉禪至於見擒此無他只縁渠工夫未到伊尹力量是甚次第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君民一體也民固不可無君君亦不可無民天下之
民所以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果誰之力乎人君
為之也是民無君固不能相養也然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君而無民豈能獨立于上耶太甲前日所以欲
敗度縱敗禮為其不知此理而已彼自處於崇高富
貴意之所欲無有不遂惟見民不可以無我而我何
賴於民也是以適情縱欲無復畏忌使其深知此理

其敢自肆乎何者一人自肆於上則人心必離人心
既離則人主勢不能以獨立苟念及此豈能荒於聲
色豈敢盤于遊畋豈敢親近小人豈敢沉湎于酒三
代聖王所以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自肆正以深見
此理以為吾稍不戒懼而民心去矣民心既去而吾
何以辟四方耶太甲前日不見此理所以敢於自恣
今既悔過良心復矣然伊尹猶懼其未堅故告之以
此使太甲知君民一體之義則雖欲自恣亦豈敢乎

斯言也所以固太甲已復之良心也如此等句皆是三代時節言語在後世不如此說後世以崇高富貴自處但見生殺予奪操制在我惟曰民不可無君而孰知君不可無民三代聖王但見君民一體忘其君之為尊民之為卑豈敢自處於崇高富貴下視斯民為可忽也夫是之謂三代聖人之心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謂王今日所以悔過乃成湯之德在民未泯皇

天眷佑我商家故使嗣王克終厥德是乃天意也今幸而克終厥德可不愈知勉乎哉皆是懼太甲此心始復尚未堅固所以此書無非堅固太甲之心使其前日之欲縱更不復再起玩其辭氣蓋可見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頼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予小子不明于德此太甲自言其過失之由也人有

過失皆只是昏此心常明何緣有過且當過失之起試自省察是心果明乎果不明乎知過生於不明則知太甲所以欲敗度縱敗禮者由其昏也人皆有此禮度禮度者規矩繩墨是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凡所為合於法度者此度也有繩約而不可踰越者此禮也一身之禮度豈可不謹守欲縱之心日滋則禮度敗矣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逸此皆欲也既是有欲則適情縱意不當為者皆為

之矣何以能合法度縱是恣縱此心既要放肆縱逸何以能遵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此而後禮度不失太甲用功至深所以見得前日之過皆在於欲縱也天作孽猶可違如日月薄蝕星辰失行之類皆在天者也吾能修德則天變可消故猶可逃避自作孽不可逭若自作了不善如物為汚穢所涂湔洗不去雖後改悔自新而前日不善之名其可泯没乎此其所以不可逭也此是太甲悔

過之切知前日之過皆是自爲之今既無可柰何矣
幸而今日之悔尚頼爾匡救之德庶其有終矣大抵
人雖能悔過然往往工夫便住了太甲既悔過之後
其心進進不已惟終之是圖觀尚頼二字可見其無
窮之心也嗚呼若太甲之悔過真所謂悔過者歟王
拜手稽首以人君之尊而下拜其臣且自言予小子
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又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又言既往背師

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欲識三代哲王之心觀此處可見今人何曾如太甲之悔過彼其怨艾之切辭旨甚哀而本心之良卓然分明矣向也居于桐宫雖已克終允德猶懼其未堅固也故伊尹告以君民一體之義告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使太甲既復之心堅固不拔令馬太甲尚賴匡救圖惟厥終則果能不負伊尹之所望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

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三代王佐格心之業與漢唐以來宰相不同且看太甲既悔過之後伊尹又如何告以修厥身謂爾之一身不可不常常修治大抵心不待修身不可不修蓋身是一物也器之闕壞須修治之其器始全身有不善修則其善全矣伊尹謂爾之心雖是已復爾之身有病痛處更當修之下一修字分明如器之壞補之

使全允德協于下允德者實有所得也凡人之德若是外面緣飾作些好事有所為而然者皆不可言允允是確實真箇自得太甲之悔過可謂允德矣既非因他人而然又非有所為而然真實自有所得伊尹謂此誠爾之允德也然須至協于下方可為明后協者合也翕然皆合天下之心天下皆稱頌之如此而後謂之允德矣若未能協于下何以為允德此是伊尹又進太甲一步於是即先王所以協于下者告之

謂先王視困窮之人愛之分明如子民服其教命無有不悅者有邦厥鄰皆徯望之即孟子所謂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孟子說一遍仲虺亦曾說一遍且一箇方伯出來用兵宜天下皆疑之今而惟恐其來之後天下之於湯是信耶是不信耶孟子推明其本只是一箇信字到得天下信之

如此方纔是允德協于下處王其可不自勉乎懋如所謂方懋厥德視乃厥祖不可頃刻豫怠豫是逸豫怠是怠惰人須常常勤勉豈可有一毫豫怠召公告武王夙夜罔或不勤詩稱文王既勤止太甲前日之過豫怠之故也今既履至尊之位茍豫怠之念一萌則前日欲縱之心便起可不懼哉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如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

色思溫言思忠似此之類思者心也心之官則思葢此心常存

視遠惟明聽德惟聦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告太甲以眞聦明也亶聦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君之德莫大於聦明後世之君察乎簿書期會之細揣度人之所難知如漢明帝唐宣宗之徒自以為聦明矣然吾觀其人知識不遠闇於大體果可謂之明乎忠言善教誨之諄諄聽之藐藐便佞之言則

悅而欲聞之如是者果可謂之聰乎所以視遠聽德始可以爲聰明揚子云敢問大聰明曰惟天惟聰惟天惟明聰明自有大小視遠聽德此大聰明也王進德之心無斁則吾承王之休亦無斁矣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二字更當玩味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唯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自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是伊尹答太甲之言然伊尹猶恐其既復之良心未甚牢固故又從而申誥之當太甲悔過之後事天必敬撫民必仁奉鬼神必誠方是時天亦親之民亦懐之鬼神亦享之矣此心一有懈怠天即不親民即不懐鬼神即不享所以謂之無親謂之罔常謂之無常欲其深明此理常存此心也敬仁誠此三字當仔細思索伊川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方其此心無一毫之馳散無一毫之夾雜

既不思量此又不思量彼此是主一此是無適此所謂敬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當臨深履薄之時此心有一毫之馳散乎以此觀之則敬之道見矣纔是能敬天即親之蓋方其致敬此心即天心也天安得而不親仁是識痛癢處前輩所謂癢痾疾痛舉切吾身此兩句論仁最親切孟子以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為仁之端自此而充之舉天下皆與吾為一體則仁道盡矣後世人主所以賦歛

重刑罰峻撫民不仁者豈有他哉不能與天下為一體而已若是瘝痌疾痛舉切吾身則仁政自然達於天下吾撫民以仁而民有不愛戴依歸者乎誠即成也中庸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至誠不雜純全無虧是謂之誠誠則與鬼神為一所以鬼神享之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至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既不

可得而聞見而能使天下敬之如此正以其德之盛也謂之無物而有物謂之有物而實無物是謂體物而不可遺人至於誠則此心即鬼神之心也安得而不我享鬼神是天地間至精之氣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

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熟味此語而所謂鬼神者可識矣事天以敬為主故言敬撫民以仁為主故言仁奉鬼神以誠為主故言誠民與鬼神豈不當敬各隨所主而言爾然義亦相通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仁敬誠是三者即所謂德也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居天位者豈易事乎古之人君所以不以位為樂知其

艱故也不明之君但見履崇高富貴之極享四海九州之奉耳聽備聲目視備色口嘗備味遂以位為可樂不知有德則居其位而天下治否德則天下由之而亂豈不甚可畏也哉太甲良心雖已復稍有懈怠天民鬼神之心去之易治為亂如反覆手如之何而可以位為樂乎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亂不可以言道故謂之事如荒于聲色盤于遊畋皆事也治亂只觀其所與如何這箇所與須當致謹且如人主誰不知與治同道則興與亂同事則亡然每至於失其所與者不知謹故也周宣王三代之賢君也觀詩所載始而美宣王未幾而規宣王未幾而刺宣王矣唐明皇與憲宗初皆英明之主一時功烈豈不赫然其後明皇有播遷之變憲宗有簒弑之禍只以此三君觀之所與豈可不謹其初以為我縱有些

少逸樂宴安亦未害事不知此即與亂同事也卒至於狼狽不可收拾此皆不謹之故能終始慎厥與則明而又明故曰惟明明后不特為明后而已徹頭徹後更無遺憾所以謂之明明若其初為善後不克終則不可謂之明明矣古人多說明明二字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皆明而又明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兹哉

自强不息之謂懋兢兢業業之謂敬能懋敬厥德則此心即上帝之心也我與上帝為一故謂之克配上帝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舉四海九州之人此心皆天心也然人與天如此其相逺何哉不能懋敬故也此心雖本來與上帝同不能懋敬則與上帝不啻有千萬里之逺矣讀書至此豈可不知我之心便是上帝之心我能懋敬厥德便與天為一天人豈有二理也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太甲以真實做工夫處且當從下與邇處做不要棄卑近而慕高遠自一身言之則心為近身為遠未能正心何以修身自家言之則身為近家為遠未能修身何以齊家推而上之未能齊家何以治國何以平天下二帝三王其道德其功業所以巍巍若此且看他從那裏做去克明俊德然後始能親九族九族既睦然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然後協和萬邦至

於黎民於變時雍此不易之序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非無功也然所以止於霸者只為不從下與邇處做去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只此一事其荒淫如此而徒夸耀於外果何益哉所以桓公一死五公子爭立齊國大亂漢武帝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所慕非不高也然驕奢從欲巫蠱之禍至父子不相保唐太宗冠帶百蠻不可謂無功然閨門之内慙德多矣再傳而後唐室中絶此皆是無根之潢潦朝滿而夕

除要須盈科而後進方是豈可獵等也此是伊尹告太甲治道之大本自下而上一級升一級不患不高自邇而去一步遠一步不患不遠不然徒慕高遠果可以高遠也哉王伯之所以異三代漢唐之所以不同皆在此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太甲悔過之後欲縱消盡良心著明前日為昏昏之君今日為聰明之君矣然方其前日昏昏則是非利

害罔或識別而已今日之聰明却恐恃此而有輕忽天下之意伊尹懼其有輕心也故告之以無輕民事惟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所以立君專為民事既欲富之又欲教之其中多少事豈可輕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其心至無常又豈可輕也古者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不輕而重也如此學者須當識得如何是民事則知其所以不輕者矣無安厥位惟危亦恐太甲謂悔過之後位已安矣所以警之以

惟危之言前日欲敗度縱敗禮則為伊尹所放今日雖既復厥辟稍或怠慢則天位亦未可保如之何而可以位為安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所以名其位為大寶蓋以言其重如此後世人主皆不識得這位不知處四海九州之上極其尊崇此豈易居也哉前曰天位艱哉咸有一德之書又言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伊尹拳拳之意惟恐太甲以位為既安故言其危而難保如此夫以

太甲悔過之後懼其恃聰明之資而忽民事也則告之以無輕民事惟難懼其以既安而不知戒懼也則告之以無安厥位惟危味此二句以求伊尹之深意三代王佐格心之業夫豈後世所能及哉

慎終于始

言慎厥終當常如其始又言欲終之謹須自始而謹之可也大意徹頭徹後皆當致謹爾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有言逆于汝心亦有非道者但大槩合道理者多故當求之道有言遜于汝志亦有合道者但大概拂道理者多故當求之非道大凡人主不與常人同彼其操富貴生殺之柄天下之人誰肯舍富貴而就刑戮以骨鯁之言犯人主之怒者所以言遜吾志者常多言逆吾志者常少人主聽言之際有逆吾耳者其心必不悅當其不悅之時試反而以道觀之果合於道豈可以其逆耳而不受也有遜吾志者其心必喜當

其喜時試以非道觀之果不合於道豈可以遜志而受也伊尹之意大槩言人主不可一日聽信遜志之言一日踈遠忠讜之論謂之必求諸道言其不可不求諸道也謂之必求諸非道言其不可不求諸非道也當其聞逆耳之言不暇思之曰其亦有非道者乎當便去道理中尋當其聞遜志之言亦不暇思之曰其亦有合於道者乎便當去非道中尋須看兩箇必字甚有力伊尹斷而言之欲使太甲知巽順之言決

不可聽此最是聽言之要法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

太甲今日悔過思慮之功也想其居于桐宫日夜以思之自知底于罪戾而為伊尹所放自知其不足以繼成湯之德反覆思慮以為此身將如之何也思之既切所以能有所得觀其悔過之言前日驕矜虚大之氣一毫無有而温恭謙抑之意粹然可掬非本心之復卓然有所得者豈能如是乎然太甲之所得固

深矣前日因思慮之切而得其本然之心今日又須用力去做方能有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得之於心須當體之於身為者朴實頭去做這事躬行踐履之謂也太甲前日非思慮之切何以能獲今日非力行之功何以有成伊尹既美其能有所得復勉其見於躬行也人若欲有所得須當致思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之又

思反覆致思自然是通猶駕扁舟於江湖之間皷棹不已終至於岸念玆在玆日夜思之則吾之本心昭乎其分明矣雖然躬行踐履之功不加雖有所得何以有成孟子曰為長者折枝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又曰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何以異於是亦為之而已矣熟味孟子之所謂為者則得伊尹之意矣自古人主有所見者亦有之然往往不見於有為如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雖不如太甲所得之深

然亦豈無所見者但却不曾真實做此事所以董仲舒勸之以尊所聞行所知皆勉其有為也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元者善之長也是萬善之宗春秋謂一為元人之首亦謂之元首皆取其第一之義也人主之名與位為天下之宗主位與德俱極其尊是之謂元召公告成王其惟王位在德元易中亦多要說這元字其位至無敵於天下其德亦足以先天下此所以為元也才是

元自是良一人元良則萬邦以貞所謂一正君而國
定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
利口覆邦家古今之通患蓋利口辯舌其言若有理
是以人主多為所惑變亂舊章常必由之莫論其他
只如王荆公當時謂之賢人君子然亦只是口辯前
輩謂其議論人主之前出入古今貫穿經史是以神

宗聽信之卒至於盡改祖宗法度可見辯言之足以亂政也太甲今日悔過之後不患其為淫辭邪説所汩亂而所謂辯言巧言之若有理者却恐為其所惑伊尹慮之於未然所以告之以此既言君罔以辯言亂舊政繼之以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君臣之道也伊尹將告歸是以有此語大抵人臣功成之後最不可貪寵利而不知退況是伊尹是做了甚麼事今既復辟豈可一朝居所以急用去不特伊尹人臣成功之

後自是不可居後世如范蠡平吳覇越之後即泛舟五湖張子房佐漢高帝定天下之後即從赤松子遊如李泌當肅宗時纔成功便引身而退陳五不可而曰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如此等人皆是識道理者蓋以寵利居成功非所以自全不能自全亦非所以全其君韓信成功不退既不能自保其首領又使高帝有殺戮功臣之名霍光功成不退既自取赤族之禍又使宣帝有少恩之失所謂非所以自全亦

非所以全其君也君既不以辯言亂舊政臣又不以寵利居成功邦家之休信乎其永久而無窮也此皆伊尹慮太甲有許多病故先以告之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此書是伊尹將告歸恐太甲進德之心不能始終如一故留此書以遺之欲其有所持循也人皆有此一德論其本然之初純一不雜何二三之有自耳目有知以來日就斵喪所以紛紛乎其二三且如太甲未

敗度敗禮之前此心只如此而已所謂一也此心本何曾有欲與縱而太甲乃以欲而敗度以縱而敗禮則此心不一矣後來既悔過前日之一於是乎復觀其悔過之辭當是時安有一毫之他念哉孟子極本窮源以為人之性善人性之無不善猶水之無不下也今夫有事於此是者人皆知其為是非者人皆知其為非不特賢人君子為然雖愚鄙小人亦莫不然所以知此是非善惡者誰歟由吾心之本一也此心

本一于善本無不善者介乎其閒纔有不善便是二三所謂二三一固未嘗亡也惟既有善又有不善故謂之二三兩一者謂之德未至於一而二三焉非所以為德也孟子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至純一而不雜也有之為言實有諸已之謂也記曰德者得於身者也未能有已何以為德君臣皆有此一德是之謂咸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常厥德者常即一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弗克庸德則不能有一德者也監于萬方如詩所謂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之意惟尹躬暨湯咸有此一德欲知伊尹之德但觀其在畎畆之中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於取與之間毫釐有所必計其為一如何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若非湯與伊尹咸有一德天下何以信之如此咸有一德則此心即天心也與天為一一物不留是以享天下之至樂故謂之克享人皆有此天心而不能享之君子坦蕩蕩則享者也小人長戚戚則不能享者也古之人是甚次第自

得其樂不特堯舜禹湯文武得志行乎中國方得其

樂只如顔子窮而在下天下之至樂無以加焉苟能

有此一德則居于窮閻屋漏之下而有王公大人之

貴其所謂享者孰大於是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人得一以靈天之所以為天一而已矣吾德既一

則此心即天心也所以天亦佑之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天下之至靈而不可欺者人心也吾德

既一則此心有以合人之心故民亦歸之使其欲敗

度縱敗禮此心不一如是天心其有不去人心其有不離者哉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未動之先有此一德則凡所施無有不善者上合於天心下合於人心天歸之人歸之何往而不吉哉罔不吉如所謂罔不休言其無一事之不吉也苟惟二三其德何所為而不凶乎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德之新如物之新德之不新如物之弊者人之德須當使之常新惟一則新矣今須先識得這一則新自在其中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不期而發此之謂一纔是内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于鄉黨朋友惡其聲而然這便二三一是天理二三是人欲大抵天理自是純一終始能保守此一則亦終始常如此之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者無時不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自時乃日新以上此告太甲自一其德也自任官惟賢才以下此告太甲擇一德之人也既自一其德而又擇其人此所謂咸有一德也有一德之君而無一德之臣則輔成君德者闕其任矣成湯既有此德又得伊尹爲之輔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所以能克享

天心受天明命今太甲可不自求一德之人惟其人
蓋又重於賢才朝夕在人主左右涵養氣質薫陶德
性非卓然是一箇人不可也然大約皆是有一德者
欲求一德之人但觀其此心所為如何此心在上則
欲輔成君德在下則欲澤及下民所為者不過欲使
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自致君澤民
之外更無他念此心如此其一乎其二三乎若既欲
致君澤民又欲貪戀爵禄又欲沽取名譽又欲為一

身一家計所謂二三其德用是人而置之人主左右豈不反爲君心之蠹哉其難其慎言擇其人當難之謹之十分仔細伊尹着力説此幾句此乃人主觀人最要之法惟和惟一和非迎順其君之謂迎順其君是同也非和也君臣同德精神交孚無有間隔此之謂和若其德不同如何得和唐虞三代君臣之際可謂和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凡得於心者皆德也何者不是德伊尹恐只説德而
太甲泛然無所適從故謂德無常師主善者惟師善
亦無常主何者不是善協于克一真所謂善也鷄鳴
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
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前
輩謂利與善之間言其相去甚微蓋亦有為善而出
於利者故善無常主須是協于克一所謂一者所謂
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起是也是一

也非專一之謂荀子多要說這一字然只說得專一專一則是有終始這箇一字是本根之一識得本根之一方纔下得專一工夫未得我之本心徒然有意為善伈伈專一以守之亦未必是也人之本心有一而無二又安得有三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王言之大本乎王心之一也人主號令天下其言要

須極於廣大欲知大小之不同但將秦漢以來詔令
與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觀之則可見矣只如漢家詔
令自是與三代時不同此無他聖人之言發於此心
後世之言皆逐於末流則其廣狹大小固自不同也
大抵人之言語其發必有本於心雖外欲為廣大亦
不可得是故惟其此心之一則其中不雜言語自是
廣大心有二三則其中紛然言語必有不當於理者
既不當理而豈能大乎至於萬姓皆因王言之大見

吾心之一則先王之禄可以常安而不危矣烝民之生可以永久而無窮矣言之大本乎此心之一也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亦以此心之一也葢先王所以有此禄一而已矣斯民所以有此生一而已矣生非特其形生此是伊尹告太甲以一德效驗處須到得萬姓之衆皆稱頌之又須至於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方見吾之所以為一者未至於此必吾德之有二三也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觀其在彼

可以驗其在此至於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

一德之効顧不大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此告太甲泛觀博取以益其德大抵人之進德處固

自不一觀乎七世之廟見其有功有德宗廟享之也

可以進德觀乎萬夫之長其為政無一毫之不善也

可以進德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是我進德處

如此則吾德之進其可量哉讀咸有一德之書須看

伊尹說這一德方纔見得分明且伊尹既說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是言君臣之間須當有此一德也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惟一然後新也又說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人君左右前後當無非一德之人也然又懼其所謂一者未分曉故自德而推之於善自善而推之於一則所謂一者可知矣又極其効驗必使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至於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方是吾德一處又使

之泛觀博覽無所往不致其觀以進厥德伊尹之爲

太甲慮何其詳且盡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君民本一體相須之義初無尊卑之殊茍見己之爲

尊民之爲卑便是此心不一處何者當其見己之爲

尊民之爲卑其心必侈然自大吾之本心初未嘗有

侈然自大也本心未嘗有而外加益焉非不一乎太

甲今日既悔過遷善之後在我者已光明廣大却恐有自廣而狭人之心纔有此心便是二三故伊尹拳拳於此所以使君民一體之義不可以修然自大也大抵人之好處便是病處民主罔與成厥功與者與民也人主欲成功須與民共之天下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則誰與成功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死咎單遂即伊尹之事所以事

成湯事太甲者作為一書欲使沃丁常不忘伊尹之
事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
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朝廷天子臨涖百官百官尊事天子之處而桑穀生
焉宫室將空之兆也有此大異宜必有危亡之變然
其君臣之間交相警如此故雖有其象而無其應此
商家之興所以未艾也贊如益贊于禹伊陟贊于巫

咸臣下自相警戒也太戊贊于伊陟君臣交相警戒

也伊陟伊尹之子